

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

冬
阳

郝旗

时令已是初冬。成都刚刚经历了一场强降温之后，一连几天都是艳阳高照，一扫前几日的阴霾，让人觉得季节似乎已翻过了冬天这一页，给人一种恍然若春的错觉。每到上午10点左右，冬阳似乎刚刚从懒觉中苏醒，睁开惺忪的睡眼，露出明媚的笑脸，把温暖的笑容洒向大地，洒满了整个校园。孩子们在明媚的阳光里兴高采烈地做着课间操，老师们也舒展着身姿，伸胳膊、踢腿，一脸的灿烂。正午过后，孩子们在教室里安静地上课。没有课的老师，或三三两两沿着操场漫步，或在操场上做自己喜欢的事情，有的老师干脆拿把椅子坐下，置身于冬阳温暖的怀抱……这情景不由得让我想起若干年前的一些片断。

很小的时候，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每当初冬季节，如果遇上这样难得的艳阳高照的日子，外婆总会忙进忙出，把

家里的棉袄、棉裤、棉絮等搬到太阳底下晾晒。几根长长的竹竿横在十字形的支架上，上面晾满了全家老少过冬的衣物。外婆把竹椅放在屋前的石地坝里，将细小的身子蜷缩在竹椅里，沐浴着温暖的阳光，不一会儿，便响起了一阵忽高忽低、忽长忽短的鼾声。

我们这群“小淘气”自然不会错过冬日这难得的阳光，在晾满衣物和棉絮的竹竿间穿梭、打闹。有时不小心把晾衣物的木架碰倒了，惊醒了打盹儿的外婆，外婆睁开蒙眬的睡眼，茫然地打量着眼前的这一切。待清醒之后，外婆骂我们几声，颤颤巍巍地起身，把碰倒的木架扶起来，将晾晒的棉衣、棉絮翻过来，拍去上面的尘土，又继续做她的好梦。而我们便转移了阵地，来到石地坝周围的草垛上，继续嬉戏打闹。打闹够了，便躺在松软的草垛上，沐浴着冬日暖暖的阳光，进入了梦乡……漫长的冬天，因为有了这难得的冬阳，有了冬阳晒过的那些棉衣、棉裤，并不感到特别寒冷。穿在身上的棉衣、棉裤似乎总有一种冬阳的气息，特别暖和。

工作后，老家小镇的一所中学。多年前，我在那所学校教书。学校后面一排低矮的瓦房，便是当时一群年轻老师的宿舍。宿舍外面是一大片菜园，一年四季都郁郁葱葱，种满了蔬菜。每当冬季来临，菜园里只剩下菠菜、茼蒿、萝卜、葱、蒜等绿色，少了夏秋的姹紫嫣红。如果遇上冬阳高照的日子，下午碰巧没有课，我们几个年轻老师喜欢把竹椅在菜地边上，手中拿一本自己喜欢的书，随意地翻阅。冬阳静静地悬在头顶，暖暖地照在这片菜地上，照在手中那些书籍的文字上面。那些文字一如身边的这些碧绿的蔬菜，在眼前鲜活而灵

动。这是一段惬意的时光。时间长了，那些鲜活灵动的文字也变得有些顽皮，满眼里奔跑跳跃……将书一合，我们仰望在竹椅里，睡眠自然而然地跑来拥抱着人进入梦乡。梦乡里似乎有着冬阳温暖的气息，有着菜园里蔬菜散发的淡淡的清香，有着童年金黄的草垛和坐在竹椅里打盹的外婆慈祥的脸，有着书中那些文字勾勒的美好画面……直到一阵铃声响起，骤然惊跑了美梦，我蓦然读懂了当年外婆突然醒来时的眼神为何有几分茫然。此时，冬阳已不在头顶，开始偏西，它的温暖和光芒正在逐渐收敛，直到被驾着马车赶来的北风和黑夜驱散。

感谢冬阳，感谢它慷慨的莅临。让我们在日益寒冷的冬天，在喧闹和忙碌的城市里，拥有属于自己的惬意、温暖和宁静。

理解父亲

■ 朱蕾

父亲爱我，毋庸置疑。他兜里有一颗糖，也一定会留给我。但等我长大，不再是小孩，我要的也不仅仅是一颗糖。

我发现，我和他很多地方难以共情，尤其是我们的消费观。

我读大学时，有次天冷，父亲给我送被子。他来的那天，从家里到我在城市的大巴车费涨价了，涨了一块钱。父亲很生气，认为这是讹他。因为不久前，他才坐过这趟车，当时车费还是原价。司机耐心和他解释，就这几天统一涨价的。他固执、不信，和司机大吵了一架，然后竟然背着七八斤重的棉被徒步走了将近20公里。

到我学校时，父亲满头大汗。12月的天气，衣服都汗湿了，捆绑棉被的绳子把父亲的手都磨破皮了。他坐在我寝室里，满脸通红，大口喝水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父亲爱我吗？当然，要不他怎么会给我送被子，还特意带来我最爱吃的巧克力夹心饼干。如果这是课文中的情节，父亲是善良、朴实的，大老远给我送被子，要大大褒奖一下这伟大的父爱。而我得知情况，整个人是懵的，因为我不知道他省这一块钱的意义何在？

父亲是我们当地国企的员工，收入不错；母亲是单位的主办会计，颇受人尊重；家里孩子就我一个。不说大富大贵，衣食无忧是可以的。那么，省这一块钱，受这么大的罪，目的何在？

我真不懂。工作后，随着经济发展，我的工资涨了，便想买点东西孝敬父母，然而没有一次是开心的，特别是父亲，总扫我兴。比如买衣服回来，父亲总是责怪，衣服没破、没旧，为什么买新的？再问价，我比较“傻”，如实相告。有件羽绒服，藏青色，做工精细。我感觉很适合父亲，于是买来送他。父亲一如既往地责怪我，架不住我和母亲的撺掇，上身试试，确实很适合他。父亲没说话，但看得出来他比较满意。

本来一切都很好，坏就坏在他问了价格，而我随口报了实价。

得知这衣服的价格后，父亲脸色铁青，把衣服往地下一扔，命令道：“明天退了。”

“好好的，退了干嘛？”
“一件衣服快两千元，疯了，买这玩意？”
“品牌都这价。”
“要不你怎么穷，败家！浪费！明早退了！”
“退不了，买回来，商场不给退。”
“退不了，你别回来。”

……

不止一次。当然，现在我学乖了，买回来的东西一律半价“上报”，有时撕去标签，谎他说是我先生穿不上的或是别人的旧衣服。这样，父亲才欣然接受。

父亲自己不仅节俭，看我们花钱买东西，也不开心。我爱买衣服和护肤品，他瞅着我衣橱里五颜六色的衣服，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；对我那些摆在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，更是无法理解；我先生爱吃零食，兴冲冲买一些进口零食，本想让岳父大人吃个新鲜，怎料也被他黑着脸，忿忿然拒绝。

“你们吃，我不吃。”
“纯属浪费钱！”

我一直不明白：钱，自己辛苦赚来的，怎么不能买能力承受范围内的东西犒劳自己？努力工作，不就是想让自己和家人过上好日子？

父亲，真是不可理喻。直到后来，我读到《杀死一只知更鸟》中的一句话：你永远也不可能真正了解一个人，除非你穿着他的鞋走来走去。

我的父亲出生于1949年。他吃过苦，当过兵，经历过生离死别。他是家里老大，兄弟姐妹众多。爷爷去世得早，父亲还要帮家里照顾弟弟妹妹们。哪里不要花钱？哪里都要钱。他的经历使他时刻有种“居安思危”的意识，把钱看得重，舍不得享受，尤其对自己。即便后来日子好过了，他骨子里还印刻着时代的烙印。他一切都要务实，不能理解我那些“无用”的消费；他节俭成性，始终把自己困在“温饱”的阶段，舍不得享受。不管今天经济发展到怎样的繁华，他始终小心翼翼，不敢对自己“奢侈”。

我出生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，正处于国家改革开放、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。我是独生女，父母全心宠爱我。我接受新的教育，吃得好、穿得暖、看过的新鲜事物多，观念和父母那一代自是不一样。我坦然消费，心安理得地享受，没有后顾之忧。

但今天，我不可以用我的视角来评判父亲的消费观。没有对错，也无所谓孰对孰错。他经历的，我没经历。虽然有时觉得父亲固执、难以沟通，过分节俭……但是没有父亲的“经历”不会有我今天的“享受”。我们的幸福是建立在上代人的付出与奉献上。

现在有时我也会嘀咕，可是更多时候，我知道我应该理解。

理解父亲。或许有一天，我的父亲也会理解我。

豌豆尖

■ 刘传福

不知不觉，川南这片肥沃的红土地，又迎来了豌豆尖丰收的季节。自懂事以来，我煮面最爱的配菜便是豌豆尖了，那种清香爽口的味道，至今依旧让人垂涎欲滴、回味无穷。

豌豆尖生长在田埂边、菜畦里，像是大自然撒落在人间的翡翠碎屑。随着母亲一把种子撒到地里，几天过后，它们便从松软的泥土中探出嫩绿的脑袋，那小小的芽尖儿，起初，只是星星点点的绿，宛如暗夜中的萤光，在褐色的泥土衬托下显得那样娇弱而醒目，满带着对世界的好奇和懵懂，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与路过的风儿低语。

随着日子的推移，豌豆尖像是身着一群绿衣的精灵，在阳光的轻抚和雨露的润泽下，开始舒展自己的身姿。它们细长的茎，如绿丝线般，托着一片片精致的叶片。叶片像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，每一条叶脉都清晰可见，如同流淌在叶片中的绿色溪流，承载着生命的汁液。一蓬蓬、一簇簇，染绿了房前屋后一畦畦的土地。

清晨，微风拂过，豌豆尖沙沙作响，像是在演奏一首轻柔的晨曲，唤醒了沉睡的田野，也唤醒了农人们新一天的劳作。川南的冬日，天空大多数阴沉沉的，总像一块灰色的幕布，但豌豆尖却从不失色，它们在阴天里依旧绿得发亮，在细雨中舒展。每当雨滴顺着叶片滑落，像是给它们戴上了晶莹的珍珠项链，更平添了几分楚楚动人的姿态。

而豌豆尖最美的归宿，恐怕就是在那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之中了。记得儿时，母亲从地里采摘一把鲜嫩的豌豆尖，舀一

瓢清水冲洗干净，平摊在笊箕里。然后，母亲烧沸一锅开水，勾好配料，备半碗煮熟的面条，便开始制作豌豆尖面了。

母亲将豌豆尖轻轻放入锅中，它们瞬间被翻滚的水花包围，随着那抹嫩绿在水中翻滚、舞动，像是一群绿色的蝴蝶在热泉中嬉戏，带着田野的气息，带着泥土的芬芳，瞬间整个厨房弥漫着沁人心脾的香味。

一分钟不到，母亲又将豌豆尖一把捞出，放入碗中。豌豆尖躺在面条上，宛如翠玉点缀在白玉之巅。母亲再撒上一些葱花、姜末，淋上一勺辣椒油，那色彩一下子丰富起来。红色的辣油、白色的葱花、绿色的豌豆尖和面条，构成了一幅诱人的美食画面。

一筷子一筷子地和着面条挑起，豌豆尖便与面条交融缠绕在一起。我缓缓夹一筷子送入口中，面条的爽滑劲道加之豌豆尖那独特的鲜嫩口感，满口便是田野的味道、阳光雨露的味道，更是大自然赠予的美味。豌豆尖的脆嫩与面汤的醇厚、辣椒油的热辣相互交融，在味蕾上演一场精彩的盛宴，每一口都仿佛是在品尝川南冬日的温柔，每一口都有着田园生活的质朴与美好。

豌豆尖，不仅是一种上好的蔬菜，更是川渝冬日的象征，也是大自然与乡亲们交织的纽带。一晃，我早已长大成人，但豌豆尖依然一季接着一季地从泥土中生长，慰藉着人们的味蕾和心灵。它那嫩绿的身影，将永远摇曳在故乡的田野和我的记忆中，让我在每一个冬日都挂念那一抹翠色和独有的味道。



栗子情缘

■ 谢冬凌

每当天气变冷的时候，就到了吃热乎乎的糖炒栗子的季节，街口的炒栗子生意异常火爆。老板开始吆喝：“快来尝尝，新鲜出炉的糖炒板栗，不甜不收钱！”我被那浓郁的、带着焦香的气味吸引过去，循着味道望去，一位中年大叔正拿着两把铁铲，娴熟地在石英砂中翻炒栗子。栗子在锅里噼里啪啦地跳跃，褐色的外皮变得焦油乌亮，有的甚至裂开了一条缝。热腾腾的雾气和甜丝丝的香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弥漫，散发着人间烟火的诱惑。小摊前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，冷风将我吹得瑟瑟发抖，等待许久，我终于买上一袋，热乎乎的栗子握在我手中，仿佛握住了整个冬天的温暖。我迫不及待地捏开一颗，油亮的外壳下露出饱满金黄的栗子仁，放入口中，软糯香甜的口感瞬间在舌尖上绽放。

回到家，我赶紧拿出栗子给外公尝尝。自从他患上阿尔茨海默症后，许多事情都记不清了，但他对我小时候的事却记得清清楚楚。他咬下一口，眼中闪烁着光芒：“好甜，跟你小时候吃的那种板栗不一样哦……”他开始讲述我小时候的事，那些周末我上兴趣班，他去接我的日子。记忆中，他每次去等我，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，但他总能确保手中的栗子是热乎乎的。等我下课后，他总是乐呵呵地从衣服里掏出捂了很久的栗子递给我，那一家栗子像是被赋予了生命，熠熠生辉。

“那时候，知道你喜欢吃。”外公继续说道，“每次去接你之前，我都会提前准备，怕你饿着。我用毛巾包好栗子，放在怀里，紧紧捂住，生怕凉了。”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温暖和关爱。

外公的话勾起了我对栗子的更多回

忆。小时候，我以为栗子天生就是那样。其实不然，后来他带我去过老家猪圈旁边的一棵栗子树。树上结着的果子像刺猬一样，硕大的板栗落在地上，滚出来的果实才是我们日常见到的栗子。我弯腰去拾，才发现地上的草堆上到处都是栗子，东一个、西一个，我把衣服卷起来当凳子，瞬间就装满了。树上的栗子“咕咚咕咚”地往下掉，我兴奋地追着栗子满地跑。

外公说他那个年代物质匮乏，可没我们这么幸福，他们吃的是生栗子，但是甜的。“那时候，能吃到一颗生栗子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他的语气中带着一些感慨，也让我对栗子有了更深的认识。

多年后的一次读写课上，我读到了汪曾祺写的《栗子》，里面详细描述了栗子的各种吃法：风干的、火烤的、酒煮的、炒的、糖渍的、生吃的……我突然想起了外公说的生栗子，文中写道：“新摘的生栗子很好吃，脆甜……河北的山区缺粮食，山里多栗树，乡民以栗子代粮。栗子当零食吃是很好吃的，但当粮食吃恐怕胃里不大好受。”那一刻，忽然明白了，外公那一辈人对栗子的渴望与珍惜。

回忆被拉远后，我突然又被这香甜的栗子味拉回现实。看着手中的栗子，我理解了幸福的含义。幸福不只是冬日里吃上的一口香甜软糯的糖炒栗子，也不只是下课后余温尚存的热水栗子，更是在树下捡到成熟的生栗子，是在物质丰富的现在随时可以品尝到各种吃法的栗子……心里涌上一股暖流，仿佛一切美好的记忆都被这小小的栗子串联起来。

在这寒冷的冬日里，吃上一颗热乎乎的栗子，心里亮堂了起来。

和家乡的N种联系方式

■ 苑广阔

在离家乡两千多公里的城市工作和生活，注定了我每年回家的次数很有限，有些时候因为特殊原因，比如女儿备战中考、高考，可能整整一年都不能回家一次。

不过得益于科技的进步，虽然我回家次数不多，但各种科技手段大大拉近了我与家乡的距离，甚至有些时候，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能够比一直生活在老家的父母还先知道。

我离家在外，很多小时候的玩伴，以及小学、初中、高中的同学，都留在家乡工作和生活。我们互相加了微信好友以后，我就可以通过他们的朋友圈，随时随地关注到家乡的大事小情、点滴变化。这些来自家乡人的朋友圈，是我每天重点关注的对象，我经常浏览他们的朋友圈，也借此疏解了乡愁。

家乡的人，出于种种需要，建立了很多微信群，包括村委建立的“村庄群”，小学同学建立的“小学同学群”，甚至村里一家开超市的人，也建立了一个顾客微信群，群里自然都是本村以及前后村的人。这些大大小小的微信群，我都是其中的一员，虽然我很少在里面发言，更不会远隔千里在超市微信群里买东西，但是我每天都会关注群里的发言和讨论，从这些发言和讨论当中，感觉自己就在他们的身边，没有离开家乡一样。

当然了，这些家乡的微信群，也有其他的作用。前几年，上级号召给村里的路面进行硬化，资金来源是上级补贴一部分，村里集资一部分。村主任在“村庄群”发布了募捐通知以后，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。尤其是那些像我一样在外面打拼的人，更是纷纷以实际行动支持家乡的建设，你300元、我500元，无论多少，都体现了大家对家乡建设的支持。我也以父母的名义，捐赠了2000元，作为修路款。

去年弟弟回家，担心上了年纪的父母的安全问题，就在堂屋门口安装了监控摄像头。这样一来，我通过安装在手机上的软件，随时都可以看到老家的父母。每当闲暇的时候，我就习惯性地打开手机软件，看到父母在住了一辈子的房子里生活，在小院里进进出出，忙忙碌碌。他们做饭、吃饭，吃完饭在客厅看电视，甚至偶尔的拌嘴，我都看得见、听得清，有时候，我还会直接通过监控摄像头跟父母聊聊天。

如果某一天打开软件，在摄像头里看不到父母的身影，我知道他们不是下地干活了，就是去赶集了。当然也有串门走亲戚的时候，但这种情况总是少的。我由衷地感叹科技的进步，让我远在千里之外，好像陪在父母身边一样。这样心里对父母的担忧，也就大大减轻了。

自从我们给父母购买了智能手机，教会了他们如何打电话、打视频，我就能够随时和父母通过视频通话，和他们讲家长里短。其实他们从心里期盼着我能够经常和他们视频通话，并且聊得越久越好。但他们很少主动给我打视频，总怕影响我的工作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

除了通过这些方式和遥远的家乡建立联系，我还关注了好几个家乡的自媒体，有官方的，也有个人的，通过文字、声音、视频，同样可以“零距离”感受到家乡。尤其是很多短视频博主，都是通过家乡话直播或拍摄短视频，更是让人倍感亲切，感觉仿佛回到了家乡。

我离家乡很远，我又离家乡很近。